

海派小说专辑

主编／魏绍昌

前程

丁 谛著

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



丁諦著

知行文庫
叢書

前

程

知行編譯社版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初版

前 程 (全一册)

實價國幣陸百元

(運費另加)

版權所
翻印必
有究

著 者 丁 誥

發 行 者 知 行 編 譯 社

印 刷 者 中國圖書印刷公司

各大書局代售

前程

第一章

呈現着畸形繁華的上海！……色情的追逼，脂粉的誘惑，喧囂的聲音和絢爛的顏色的集合。……人口的密集，塞滿了地面，也高高的，層層疊疊的堆滿了空間。

在人與人間，車與車間，高可數十層的大廈與大廈間，華服翩翩的紳士與紳士間，淑女與淑女間……交接的完全是高貴，繁華。這裏看不出絲落魄，貧窮。

裝着謙恭和笑臉互相握着手，並着頭，含笑的臉是挺溫和的，含一枝雪茄在嘴裏的姿態是挺大方的，攪着一個滿身飄散高貴香水和頭油的女郎底平的步伐是挺活躍的……

上海，是比以前更鍍上一層金？……錯的！民國二十八年上海啊！

沐浴在下午的陽光中，一條蜿蜒迤東的靜安寺路連接着南京路的上海幹路，由綠油油的跑馬廳草地延展到東邊陡然被高大的房屋夾堵起來。三大公司的尖塔互相默默的窺望着，下面的光線變暗了，灰塵也多了，從夾谷一般的大廈中穿過的馬路上面是點綴着奇奇怪怪的形象，有爬蟲般蠕動的人羣，有被風吹得兩邊飄拂的紅布，藍布，花花綠綠的布招。像一匹長大的硬殼蟲，有軌電車彎彎曲曲的駛向拋球場以東，後面的拖車便像個倔強的孩子，執拗着不跟着前面的大人走。玲瓏如燕子掠水的汽車決不管這些，把目空一切的敏捷的姿態疾駛過去，超過一切車輛，走在行人道上的人，要想過馬路卻得仔細的望望牠，好像小偷要想下手盜竊一件東西似的。

較低的房屋經過拋球場的彎曲處又漸漸的高了。在冬天，江風狂吼的時候這裏往往是極陰森寒冷的地方，現在是夏天，自然只覺得涼爽宜人。一切車輛自夾谷一般的大廈之下而過，抬起頭一望：平凡的神思一定會被巨形的建築征服，陰森的影子蒙着臉，蒙着靈魂。

然而，再稍稍轉彎，黃浦灘橫在眼前，轉移了先前的印象。由高聳的田園的屏障走到一望無際的空闊之處，帶着夏天微重的江風撲上臉，由空闊的空朗的江面，漫無遮掩的吹過來，忽然經過兩邊高峙的房屋約束，風的活動的面積突然被束小——被夾谷一般的大廈約成一道「溪流」。

向左衝：是謀得利洋行，沙遜大廈……

向右衝：是匯中飯店，沙利文飯店……

兩邊的高大房屋約束住粗野的江風。江風是粗野的。不受人羈束的英雄本色。牠使勁的運動起一條天矯的龍般的身體，千萬條鐵牛般的氣力，用勁衝倒矗立在江灘的房屋。但那些房屋建築是一致堅牢，鋼骨水泥，和鋼窗，和木板般厚的窗玻璃。風吹到房屋，房屋紋絲不動。風吹到玻璃，玻璃也不響。

沒有法子，江風便在這一個狹長的豁谷中疲憊而又發狂般的流動着，行人的衣袂被吹得一會兒像個飽滿的船帆，一會兒又像個壓扁的餃子。

照在黃浦灘的屋頂上，照在巴夏禮的銅像上，照在北四川路橋郵局 AIR MAIL 的圓框上的太陽，顯得減少了炎威，外白渡橋上的鐵欄干照在江面上，縱縱橫

橫的太陽影子……

寫字間散工的時候了。銀行，公司……嵌着厚玻璃的自動門不停地轉動着頭，湧出一陣陣的人。

由電梯上下來的，由外灘公園的矮鐵欄裏出來的，由自動門出來的了……

公共汽車上人滿了。電車上人滿了。……黃包車，腳踏車……蠕動着人的頭……人滿了。

人，人，人……照在無盡的上海人的頭上的，初夏下午的上海的太陽。由黃浦江上移過來，由縱橫着橈帆人影的，破舊的蘇州河邊移過來，由對岸——停泊着巨大的船艦，和趸船，和煤油池，和煙囪，和茫茫的，煙水無垠處移過來……雖然是向晚的太陽，可是靠近開闢的江面，給陽光反射着，仍然是十分輝煌。一條長的黃浦灘路照滿了黃澄澄的光輝。

照在雙層汽車乘客的頭上，照在灰色的外白渡橋的偉大建築上，照在大甲殼蟲的電車頂蓋上。上海的夏天的陽光。

混和着晚霞，黃濁的江水吞吐出變幻不定的顏色。由如雨的陽光處翻到深黑

的裏層，等再翻上來時，又不僅是沉濁的黃色，——更點綴上胭脂的紅和硃暎的紅，有點淡的夕陽的灰色，有逗留着不忍遠離的殘餘的白光……

水泥的牆上，大廈的牆，大廈的銅窗，窗上的玻璃給江面遠遠襯映着，顯示着白日向晚的過程。

一輛包車從橋上拉過來，轉一個彎，走進大廈的夾谷，風大了。風吹得車上年青人衣衫飄飄的。車上的人三十外歲年紀，頭髮梳得極亮，華絲紗長衫，配合着他的一張還算清秀的臉，神態瀟灑。他戴一雙近視眼鏡，深刻的眼光時時從眼鏡片背後試探的外望，很鋒芒，很尖銳。顯得他是一個精明的人，

車子到沙利文停下。年青人走進去，四邊尋了一轉，沒有看到他所要尋的人，在樓上，揀了一個角落的位置坐下來。

坐了一會，翻翻手裏帶來的一捲晚報。新聞的文字他祇看了一個大標題，沒有心再看下去，他最注意的還是商業新聞。他要注意的是外匯標金，棉紗，外幣……

一看到報紙，他的神經突然緊張起來。他不能鎮定下腦筋來仔細的辨別這一

個個黑的字，方的字，同螞蟻一般大的字了。

又是緊縮！……縮！……縮！……先令……便士……美元，……還有什麼什麼名字，希奇古怪的名字。

笑，從年青人臉上發出來。不必再細算了。他天生不預備賣這些東西。他把報紙捲拋到櫃子角落裏，走到電話間。他要打電話給他的太太。他約太太到沙利文吃晚飯，太太親口答應，還說是到老九輪買過衣料順路就來。約的是六點鐘。現在已經過了半個小時了。怎麼還不來？她到這時不來，不一定呆呆的蹲在家裏了。

「究竟還是打不打電話呢？」

他躊躇了一下，還是拿起電話筒來。

「哪哩？……喂……你是萊雲，……你……怎麼到這時還不到沙利文來？……我早就來了。……我候你候了好久！……怎麼？你有不大舒服？叫我早點回來。……我已經來了。……好吧。……等會我就家來。」

掛斷了電話，臉上顯得不快活，頭腦也好像立刻變糊塗，帶着跌跌衝衝的步

子向座位走去，不提防身體一歪，撞到一個女人身上。女人的白平底皮鞋被踏了一個黑印。

「對不起！對不起！」年青人紅着臉，對女人陪不是。

「怎麼是這樣的走路！」對面眼睛一白，恨恨的，又不好意思說什麼。

女人的臉很可愛。年紀很青。在這撞人的年輕男人看來，這皺着眉不快的表情是不討人厭的。一個圓白略尖的臉，即使這一剎那間年青男人也看得出，臉是不平凡的。有智慧，有伶俐，有輕盈和嬌憨。

年青男子被這憑空的吸力吸引住，像一個虔誠的宗教信徒被偉大的神像吸引住。忘記人，忘記自己，他覺得有這個需要，最好是再道幾聲歉。

他要看清楚她的臉，她的智慧，她的輕盈——尤其是，她的快快不快的責人的語調，

「姑娘，請你原諒。」

用他在大學跟女朋友說慣的調子，正要說話時，他看見那個女人已經走到前面去了。他追上去，看見女人已經坐下椅子。

一張長的大菜檯，鋪着雪白的檯布，椅子上坐了好多的年輕女子，和剛才看見差不多年齡的。女學生的模樣。

正在逗留着的時候，座位上一個禿頂穿西裝的中年人看見他，老遠喊起來：

「陳先生！陳先生！……請進來坐！」

這被喚着陳先生的年青人抬頭一看，認得這人是許子恕，執中女中的校長。

許子恕待陳先生很殷勤，他給陳先生向一羣女學生介紹。叫女學生先站起來

:

「這是我們學校的校董陳立三先生，陳先生過去在教育界服務過多年，近年是在商業方面建樹頗多，對我們學校維持的熱心真是不小。……這，是我們學校最高班的同學，今年暑假的畢業班。今天是她們組織的畢業同學會，請我們教職員聚餐的。……」

說着指指坐在身旁的教職員，給幾個主要負責人介紹後，女同學向陳立三微微的彎一彎腰，坐下來。

座中的被陳立三踏了鞋子的一個女學生懷着好奇心望着陳立三。陳立三在人

叢中搜索到這個女學生，眼睛也接連望着，許子恕看出來，心裏覺得奇怪，連忙給陳立三介紹說：

「這是李絮茵，高三班上的高材生，對於藝術尤有深造，陳先生在那裏會過麼？」

「沒有，沒有，我不過是剛才，打電話的時候碰見……呵，……碰見……」
含含糊糊的陳立三忸怩起來。

許子恕不再深追下去，忙着跟陳立三寒暄，問近來忙不忙，市場上情形怎樣，有沒有什麼新聞等等。他又問陳立三還有沒有另外客人，假使有的話，他不妨就跟他們一道坐。陳立三把老實話說出來。他是約他太太一道來的。想不到太太身體有點不舒服臨時不來了，他預備回去看看。

「吃過就回去也不遲。」許子恕堅留陳立三。今天，許子恕存着一個目的。他要陳立三幫他募點捐款。

陳立三也有他的目的：他要多看李絮茵幾眼。這目的簡單得很，僅不過是多看她幾眼。他心裏想：「這算不得一回事吧。不見得因為多看一個女子幾眼就對

不住妻。」

陳立三答應了。他覺得這頓晚餐有說不出的滋味。他一邊吃，一邊偷偷的用眼睛斜看到李絮茵臉上。偶然李絮茵眼睛看過來他便把眼睛回去。

菜吃過了。最後上來的是咖啡和水果。

從大家削着水果的時候，許子恕搶着把陳立三面前的一個蘋果取過來要給他削皮，陳立三不肯，還是給他削了。

喝過咖啡，吃着水果，女學生轟轟的談笑。笑起來的時候比男學生聲音還響。

許子恕未曾開口，先一笑，兩隻肥厚的嘴巴，露出兩條弧形的深紋，望着陳立三：

「這時代辦學校真不容易。」

這是一個開場白。許子恕看見任何校董都用這一句話引起他的一大段說窮道苦的話，說這個年頭兒什麼東西都貴，粉筆是漲到若干倍，油印用的墨油是漲到若干倍，開支是如何如何浩大，他們上一個月的薪水還是借的銀行款子，現在！

現在？——許子恕眉毛皺起來，他的方方的大臉，低到檯子上，楞着眼望陳立三。

「現在，銀行裏可要追款了！……我想開一次校董會，陳先生，你有怎樣？……在未開校董會之前，陳先生這裏……可不可以……籌墊一下？」

「多少錢？」陳立三在李絮茵面前特別要顯出大派。他心裏有這一個決心：「今天我準備大方一下了。」

「五千塊。」許子恕照例堆滿笑，額頭上的皺紋粗而大，嘴咧着，說：「陳先生你……你……墊一下是不成問題的。……」

「這數目還不算大。我明天簽一張支票送到學校好了。」陳立三嘴角掛了一朵笑。若無其事的。望了坐在左邊第二個位置的李絮茵一眼，氣派大大的。心裏像在說：

「怎麼樣！看我的氣派！」

李絮茵臉上有點紅，大約是多喝了酒吧。頰上好像塗了一層胭脂，底下更好

看。

陳立三注意李絮茵，留心聽她和幾個女學生說話。她們談的話好像都是關於藝術方面的事。一會兒談西洋畫，一會兒又談什麼鑄章和雕刻。陳立三想搭上來也參加她們的談話，可是爲了自己是一個校董身分，又不便過分冒昧，只有先對着許子恕笑着說：「她們對於藝術倒有興趣得很。談的全是一些藝術方面的事呢。」

趁着說話的時候眼睛溜到那邊，笑笑。

許子恕哈哈笑了一陣，說：「是啊！她們現在正籌備開一個藝術展覽會呢。壬午班的同學出品很多。有幾個同學都是對藝術很有修養的，她們準備賣出來的錢扣除棧工以外全數捐到難民救濟會去。一個星期後就可以開幕，那時還要你來參觀。揀幾幅得過去的買幾幅，同時也爲難民造造福。功德無量。」

「好極好極。」陳立三臉望着一班高談闊論的女學生，尤其是李絮茵的臉，說：「你們的意思好得很。有同情心。這是真正的博愛。」

許子恕客氣的樣子：「哪哩，她們是胡鬧開吧了。一切總還要請陳先生指教

散席的時候，陳立三表示他一定來參觀，等她們這個藝術展覽會開幕的時候

「陳先生。」在陳立三剛要下樓，許子恕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叫住陳立三：「馬先生的事我已經談過了。」

「誰？」陳立三暫時忘記這件事，只是瞪着眼。

「令友馬二南先生，藝術家馬二南先生。……陳先生不是說他要謀一個藝術專門學校教授的麼？……我跟顏校長已經說好了，顏校長說，陳先生的朋友，自然沒有問題。……不過，他說這馬二南的名字在上海一個人也不曉得。他說……還不知道他的作品是怎樣。最好能看看……看一下就行。……自然馬先生作品是一定不會錯的。……陳先生的同學。……」

許子恕一手攀住牆，滿臉堆笑，深怕陳立三生氣，每隔兩句話就夾上一句：「馬先生自然是不會錯的。」

「還要看他畫。」陳立三皺住眉，不快活的樣子：「看他畫本無所謂。他的

畫自負得很。原來藝術家就是這末一副古怪脾氣。你不要看他的，他可以拿給你看，你說要先看他的畫然後才聘請他做教授，他一定不肯。我曉得他的脾氣。」微微的閉住眼睛，肯定的說。

「馬二南！他的畫好極了！」後面忽然一個女人聲音叫起來。

陳立三和許子恕掉頭一看，是李絮茵。

「你也曉得馬二南！」許子恕問，奇怪地。

「我在前天白社展覽會上看過他三幅作品，印象真是太深刻了。」李絮茵說這話時掉頭望身旁矮胖的女同學說：「你不是有過嗎？你也稱贊得了不得。」

「的確是很好。」矮胖的女同學。

「馬二南這名字却像很生疏似的。我從來不曾聽見過。」李絮茵閉着眼睛想了想，

「是啊！他這個人是一向不歡喜出名的。……他的藝術却很高。他是我的老同學。十幾年前他就專門研究藝術了。西洋畫和國畫他都很好。」陳立三向李絮茵說。

00000000